

夙夜 宫声

府天
著

龙泉闲壁上 夙夜鸣宫声
2008年度最柔情的后宫小说

朝華出版社



夙夜宮声

府天
著

下
日落碧山庐



朝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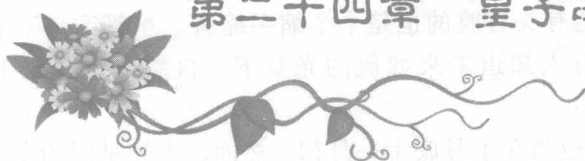
目

録

第二十四章	皇子之诞	1
第二十五章	镇国平安	13
第二十六章	时光难溯	24
第二十七章	龙驭上宾	35
第二十八章	登基大典	46
第二十九章	内朝不靖	57
第三十章	惊闻异讯	69
第三十一章	疑云迷雾	80
第三十二章	迷离往事	92
第三十三章	外疆急危	103
第三十四章	天机难掩	115
第三十五章	两难选择	126
第三十六章	人之将死	138

第三十七章	居心难测	149
第三十八章	画里玄虚	161
第三十九章	风波连场	173
第四十章	王府乱生	184
第四十一章	调虎离山	195
第四十二章	阴阳两隔	207
第四十三章	别有用心	219
第四十四章	心有尘埃	230
第四十五章	君已陌路	242
第四十六章	血色晨曦	253
尾声	红尘尽处	266
番外	香染锦衣	272

第二十四章 皇子之誕



腊月的京城又进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街头卖年货的摊贩自然是忙得不可开交，而大姑娘、小媳妇同样满街都是，有的挑选自己喜欢的胭脂水粉，有的在金银铺中打听时下首饰的价钱，还有的则向大富大贵的人家探听是否需要人手。小孩子三三两两地换上了新棉袄，在街上打打闹闹。从街头巷尾到坊间酒楼，处处弥漫着浓浓的过年气息。

这凌乱多事的一年，终于要到头了！

自打几个月前京城的动乱结束后，便有好几家顶尖的大宅门败落下来。看在小民百姓的眼中，自然不免存下了祸福之心。朝堂上的大事原本与他们无关，然而这次终究闹得太大了，即使知情人等三缄其口，也难免有零碎消息传了出来。

“听说太后不好了。”

“咳，这都是谣言，前几日大朝的时候，太后还接见了外藩使臣，听说精神头足着呢！”

“那都是装的，太后不过是不想在皇上前面去罢了。听说如今朝中卯足了精神，就等着废帝呢！”

“还废？事不过三你懂不懂，太后那么精明的人，会连这点都没考虑到？天下经不起再折腾一把了。照我看，这位皇上说不定能过关。”

小民们在议论，而朝臣之中同样风波不止。自从那一日早朝，皇帝异乎寻常地没有出现，官员们便知道事情正在朝某个无法预计的方向发展。然而，太后只是轻描淡写地宣布皇帝病了，然后用雷霆万钧之势处置了几个大臣，就宣告这件事至此完结。此后，皇帝的延福殿中就再没有一个大臣进去过。

而凤依旧住在原本的宅邸之中。这座曾经的安国府虽然规制宏大，但自从她晋封为公主，又加了众多殊荣之后，在旁人看来就有些寒酸了，有人提出了搬迁的意见，她却一一婉拒不受。不过，对于天天上门拜访的众多官员，她不可能拒之于门外，只得交给萧馥去敷衍，自己则全心全意扑在了宫里。



这一日正是腊八，往年的今日都应该是各宫嫔妃至慈寿宫朝贺，但今年任何人都不敢提起。皇帝被禁延福殿，杜皇后同样被禁宣德殿不得外出，陈淑妃闭门思过，其他有头有脸的也是个缩手缩脚。尽管谁都不愿意变成废帝的妃嫔，可在没有人知道未来如何的光景下，自然个个都比平日老实了几分。

豫如的产期原本应当在十月底十一月初，然而，不知是因为受了惊吓还是别的缘故，竟是一直没有动静。她只是区区一个美人，原本太医院是爱理不理的，但如今崔夙摆明了是宠眷日隆，她也同样水涨船高。两个太医如今天天往玉宸宫跑，反而让她心里烦躁。

崔夙虽然有心照应，无奈手头的事几乎堆得老高，万般无奈之下，她也只得吩咐沈贵小心伺候，另外让太医院时时抄了医案来看。当然，同样有孕在身的陈淑妃她也没有怠慢，只是没有亲自探望。

相见不如不见，想必陈淑妃如今已经清楚了自己在太后心目中的地位，这个时候，是不会想看见她崔夙的！

仰头望了望飘扬着雪花的天空，崔夙微微叹了口气，然后将披风围拢了些。尽管触手处都传来毛皮的温暖，但她的心却无论如何都暖不起来。太后强撑着上朝，身体却一天比一天虚弱了。就在昨天，傅海清楚明白地告诉她，太后的病不过拖一日算一日罢了。

她不知道太后那一日对李明泽和李明嘉兄弟说了些什么。但从那一天开始，李明嘉便仿佛消失了，正如那个众人心目中的华阴郡王早已薨逝了那样。而李明泽已经归来的事实则是被默认了，既没有赏也没有罚，而是在京城赐了一座府第居住，正如那些没有实权的宗室贵胄一样。

江东王李隆符被传重病，那府邸却没有人能够进去。只有三日一次的赐药告诉人们，这位王爷还活着。临江王一夕之间变得异常低调，除了每日朔望大朝之外，几乎从来不出门，而以前有人看见的那些在他府中出没的神秘人，则全都不见了踪影。至于魏王陈诚安则是亲自上书请辞王爵，在三次被驳之后终于获准，如今也愈发低调了起来。

朝堂上真正清净了，却不知道这份清净能够维持多久！

想起太后从来没有问起她那许多隐情，崔夙轻轻摇了摇头，随后把那许多乱七八糟的思绪都赶出了脑海，提脚踏入了慈寿宫。除了少数人之外，这里服侍的太监宫女又换了一批，至于前头的旧人，大多数发落到了浣衣局和苦役司当差。一夕之间遭遇如此巨变，他们也只能哀叹命运不济了。在宫里，站错队和跟错人的选择永远都是要用一生去偿还的。

刚迈入后殿，她便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味，眉头立刻皱了起来。她曾经很多次闻到过这种香味，而最近的一次则是太后突然发病的时候。记得那一回，太后将太医院的正副院使全部黜落，任用了年轻资浅的傅海作为院使，而傅海则恰恰是徐莹举荐的。

“夙儿。”

听到太后叫唤，崔夙暗笑自己多心，慌忙走上前去，在榻前跪了下来。短短数月的工夫，太后已经消瘦得多了，仿佛活过下一刻都成问题。每次大朝的时候，若不是宫女精心化妆，太后根本无法上朝。而慈寿宫更是成了一般人的禁地，平日见大臣全都是由她代劳。久而久之，她也渐渐习惯了。

“你是不是很奇怪，哀家为什么不废了皇帝，另外册立新君？”

这正是一直以来萦绕在崔夙心头的问题，但是，此时此刻太后问出来，她却有些措手不及。沉默了半晌之后，她轻轻摇了摇头：“孙儿愚钝，确实不明白。”

“哀家不怕毁誉。要是怕毁誉，当初就不会废了两位皇帝，更不会将大权一直独揽在手，不曾让你三叔放手一试。其实，他在三个人当中还算心术正的一个，只可惜，生生地被这张椅子给毁了。可是，哀家若是废了他，还能立谁？”

这个问题顿时让崔夙心里咯噔一下，一瞬间，以前没有想通的问题豁然开朗。不错，倘若真的废了皇帝李隆运，太后还能立谁？

“你明白了？”

崔夙心中一凛，随后用极其不确定的脸色点了点头。她约摸猜出了大概，但是，这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因此她没有说出来。而太后亦仿佛不想深谈似的，深深吸了一口气，随后淡淡地道：“右相鲁豫非，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为人老成谨慎，但是该放手去做的时候却从来都不会退缩。虽然他还算不得什么纯臣，但是，在如今的朝堂当中亦是很难得的了。除此之外，你上次引荐的荣国公徐肃元，他的女儿既然不是妃嫔，他就不是外戚，虽然有国公爵位不能过于重用，但是，总比有些两面三刀的小人好……”

崔夙已经隐隐感到太后最近的说辞中有些托付后事的味道，心中哪里敢怠慢，见太后又开始一个个地解说朝廷大臣，连忙心中默记。结果太后这一说就是小半个时辰，直到实在没有继续的力气，方才将话头收住。而此时，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已经露出了深深的疲惫。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先帝在位时常常在口里念叨的话。先帝有雄心壮志，却苦于掣肘重重，所以每日扑在国事上的时间比谁都长。可惜老天不保佑他，不过几年他的身子便一天天糟糕了下来，哀家只能代替他处理国事。不当



家不知柴米贵，一旦临朝，哀家方才知，富庶的大吴其实早就只剩下一个空壳子！”

崔凤见太后脸色不好，知道她说了这么久，必然心气浮躁。见旁边的宫女捧来了燕窝，她连忙叫来两个宫女帮忙，小心翼翼地将太后半扶了起来，这才接过了那燕窝，一点一点地喂太后服下，心中着实不想让她如此劳心劳力。然而，正当她扶太后又睡下，替她掖好了被角，蹑手蹑脚地想要退出时，却突然被人一把拉住了手。

“太后！”

“凤儿，记住，大吴的家，不是那么好当的！”

崔凤只觉得满心凄楚，重重点了点头，回身又将太后的手重新塞进了被子，小心哄了几句。直到太后沉沉睡去，她方才起身离开了暖阁。

才掀开门帘，她就看见张年一脸焦急地站在外面，脸色登时有些不好看。尽管从田菁那里得知，太后已经确认张年并没有问题，但是，她依旧有些心怀芥蒂。同太后一样，她也并非眼里能揉沙子的人。张年非得把那件事和太后讲而不告诉她，不啻说明，张年信不过她。而这正是她最难忍受的。

“张总管有什么事么？”

张年这些天受惯了崔凤这种冷冰冰的语气，虽然很想讲出事情真相，但是，他却只能一次次忍了下来，此次也自然不会例外。

“公主，快到新年了，突厥、吐蕃、龟兹、高昌、高丽等国的使节都到了，虽然太后前些时候接见了一批，可是，以太后的状况，新年大朝的时候要再花这么长时间接见一次，只怕是有些不太妥当。如今左相空缺，只有右相鲁大人一个，朝政都处理不过来，外头有大臣来悄悄问过好几次了，送到奴才这里的银票足足有数万两之多，您看？”

看到张年手里那一堆银票，崔凤的眉头自然紧紧皱了起来。政务处理不及时这是没有办法的，太祖置左右相正是为了佐理朝政。但是，先帝即位之后，由于忌惮先前多次相权和君权之争的灾难后果，因此大幅度削减了左右相的职权，把很多大权收了上来。只不过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皇帝必须勤政，否则一旦政务积压，所造成的后果便是毁灭性的。

若是批阅奏折仅仅是准或否，那么，人人都可以胜任。但是，她这些天获准翻看先帝和太后以前批阅的奏折，虽然只是在宰相批阅之后再加批示，其内容也相当惊人。而且，若是没有长久的经验，寻常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而她仅仅开始了三个月，一切都还在摸索期，她真的能够胜任太后所谓的重任？

如今的时间太少了，远远不够她成长到独当一面。那么，太后究竟准备怎么做？

她没有办法回答张年的话，因此，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她最终只能含糊其辞地说：“银票你按照规矩上缴就是了，至于其他的事情我会设法，太后那里你就不要去惊动了！”

逃也似的步出慈寿宫大门，热身子被迎面寒风一吹，崔凤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再抬头一看天，只见原本阴云密布下着零星小雪的天空，不知何时下起鹅毛大雪，地上已经铺了薄薄一层。看这个光景，一夜过去很可能是满城雪白。她一瞬间想起了当初和太后赏雪的情景，不由得心中一揪，竟连伞也不打，失魂落魄地走下了台阶。

她伸出手接住一片雪花，触感晶莹冰凉，但很快就在温热的手中融化了，紧接着又是第二片、第三片。她只感到周身越来越冷，脚下却挪动不开步子，就连耳边的声音也是时有时无。从来没有任何一刻，她的感觉像现在这样无助和疲惫，恨不能一觉睡过去，从此之后不再醒来。

“凤儿、凤儿！你醒醒！”

耳边传来阵阵呼唤，肩膀上仿佛多了一双坚实的大手，就在完全迷失之前，她终于醒了过来，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

“刘大哥……”

“谢天谢地！”刘成撑着一把大伞，此时深深吁了一口气，连忙朝旁边的几个太监喝道，“还愣着干什么，怎么能看着公主连一件斗篷都不穿就走在雪地里？还有，这个鞋子是雪地穿的么，还不赶紧去拿鹿皮靴子和木屐子来？”

看到一帮太监谢罪的谢罪，回去拿东西的拿东西，崔凤更觉得心中荡漾着一股难言的暖意。天上的阴霾仿佛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能看见的只有上头的那一柄大伞，还有那撑着伞的高大身影。

至少她还有人可以依靠可以指望，至少她还不是一个人。无论是刘宇轩、田菁、萧馥、素缙，还是……她不会是一个人，绝不会！

刘宇轩高高撑着伞，竭力不让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在崔凤身上，甚至差一点本能地用手去抓崔凤的肩膀。虽然路上还没有多少积雪，但他还是让崔凤换上了木屐，自己却依旧穿着那双薄底快靴。此刻，冷意一点一点从脚底传了上来，但他的心中却是暖洋洋的。

“是回府，还是暂时到玉宸宫休息一会儿？”

“去玉宸宫看看豫如吧。”崔凤没有抬头，只是看着脚下的青石地。那些太监宫女都离得远远的，即使对刘宇轩说什么话，也不虞别人听到，但是，她就





是难以开口。好半晌，她才低声道：“上次的事情，我一直没有谢过你。其实，南大营是可以派你去的，只是……”

“我知道，你不必解释。”刘宇轩闷闷地打断了崔凤的话，沉默了一会突然笑道，“李明嘉是宗室，所以我去自然不如新平郡王，再说，你不是还给了我其他任务么？临江王至少那一次没有出来闹腾，否则事情也不会那么轻易结束的。”

崔凤情不自禁地扭头看了刘宇轩一眼，见其半个身子都露在外面，心中不禁叹了一口气，最终却没有出声。远远看到玉宸宫在望，只见外头赫然多了数十名禁卫看守，端的是重点护佑。现如今她手掌禁卫，却不可能真的去时时刻刻管卫戍之事，所以，大多数事情其实是刘成代理。而在太后明知却没有过问的情况下，百官也没有就父子两人同掌京城皇城这一点提出任何异议，差不多就是默认了此事。

“参见公主、刘大人！”

崔凤默默点了点头，而旁边的刘宇轩则开口问道：“今天有谁来过么？”

“回禀大人，没有。”为首的侍卫微微一躬身，相当肯定地摇了摇头，“自从昨天晚上下了点小雪之后，宫中各位娘娘就一直没有出来过，只有几宫派了人去领炭火，别的就都没有了。”

听说没有人来过，崔凤心中一松，立刻缓步上了台阶。一踏进玉宸宫，一股暖融融的气息扑面而来，将身上的寒气驱除得一干二净。她知道这是底下烧的地龙的威力，眉头不由轻轻一挑。看来，那些人果然是看出了苗头，哪怕是昔日自己住在这里的时候，玉宸宫的地龙也并非从日到夜一直不停的。不过，这样也好，这大冷天的，豫如又身怀六甲，倘若不是如此，到时候很容易落下病根。

很快就有人奔出来迎接，正是沈贵。他一面将两人往里面迎，一面皱着眉头忧心忡忡地道：“公主，都已经这个时日了，任美人却一直没有生产，奴才实在担心会有什么事情。那些御医个个都说没事，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动静，这实在是太离奇了！”

“这个也没法子。”崔凤自己也觉得心中堵得慌，此时叹了一口气便又问道，“有经验的产婆应该早就安置下了，她们怎么说？”

“咳，全都是老一套，说什么古法还有怀胎十二个月生产的，不用着急！”沈贵唉声叹气地摇摇头，到了最里头，他方才犹犹豫豫地说，“公主，任美人起初死活都不肯搬进来，后来还是奴才说这里暖和，她才好不容易答应进来住几天，却说什么生产的时候一定要回原来的地方，否则怕给这地方染上血光之灾，公

主不好再住。奴才死活劝不了她，还请公主定夺。”

豫如当初虽然因为爱慕虚荣险些铸成大错，但本质并不坏，因此崔凤一直都是照顾有加，此时听到她还计较这些细枝末节，不免摇了摇头。

“这玉宸宫又不止我一个人住过，往日这里是历代皇帝宠妃住的，其中生产的难道还少么，这有什么好避讳的？她也太多心了，你不用担心，我自会规劝她。”正要提脚进去，她突然想起刘宇轩正在身后，便转头嘱咐道，“你半边身子都湿了，赶紧让沈贵给你找一身干净的换上，别着了凉。这靴子也去换一双，刚刚还说我呢，你还不是自己都不注意？”

见崔凤微微一笑掀帘进去，刘宇轩顿时愣住了，好半晌也没回过神来。倒是沈贵在一旁看着两人有趣，此时便往旁边两个伺候的小太监撇了撇嘴，这才上前一步道：“刘大人，衣服和靴子我让他们去拿了，这里恰好就备有您当年的旧衣裳，一会儿就好。奴才当年就知道，这些东西是派得上用场的。”

刘宇轩闻言大恼，不免狠狠瞪了沈贵一眼，心里却感到有些异样。这是不是说明，她心中并不是只有李明泽，也有他的一席之地？这样说来的话……

崔凤哪里知道自己一句话引来刘宇轩如此遐思，见豫如靠在床头满脸疲惫，便低声唤了一句，及至见她在两个宫女的搀扶下准备下床，遂连忙喝止了她。

“好了好了，这些礼数以后再说，你自个儿的身子要紧！”

豫如极为勉强地靠了回去，脸上露出了一丝歉意：“又让郡主……不，公主您费心了，我就是老改不过口来。对了，沉香他们还是没有下落么？”

说到沉香，崔凤的脸色就有些难看。话说沉香和秦达离京也已经有些日子了，虽说当初是让两人去采买些合适使用的人，但时至今日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后，原本那些目的就显得不再重要了。可是，偏偏两人到现在一点音讯也无，纵使她手握大权，也没有为了这些事行文各州府的道理，因此心中颇为焦躁。

室内的气氛一时有些沉默，正当崔凤想岔开话题时，忽然瞧见豫如的额头上渗出了星星点点的汗珠，不由大吃一惊，连忙问道：“怎么了？”

豫如忽地腹痛如绞，一时间脸色也有些青白了下来，更分不出神回答崔凤的话。而此时两个宫女醒悟得快，其中一人去拿茶水，另一个则匆匆冲出去唤道：“来人，快去请太医和产婆，任美人要生了！”

崔凤一下子呆若木鸡，她还从来没有见过接生的场景，这次居然会这么巧？

“快，热水！”

“还有白棉布！白棉布不够了！”



“傻呆在那里干什么，赶紧通报消息，别让公主等急了！”

“任美人，您撑着点，放心，快了！”

产房里乱成一团，产房外头同样是一锅粥。由于事先众人的心思都有些懈怠，因此谁都没有想到豫如会突然在这时候生产。正好赶到这里的崔夙则怎么也不肯走，硬是在外面坐定了，把刘宇轩撵去了禁卫那里坐镇。

虽说如今尘埃落定，但是数月前的惊变仍有众多谜团未解，所以崔夙不敢放松警惕。而另一点可疑的是，据凌铁方所说，其父凌亚在此后就完完全全失踪了。虽然可以确定凌亚不会做出什么对太后不利的东西，但是一个和太后有关的人突然没了踪影，不得不令人心生疑窦丛生。

除此之外，京城中还有众多虎视眈眈的眼睛需要应付，不能出半点乱子。虽说这个孩子对于皇帝而言兴许已经不重要了，但只要皇帝在位一日，这个孩子就是尊贵的帝王血脉，容不得半点马虎。

“还是没有消息么？”崔夙满心烦躁，最后干脆站了起来，“都一个多时辰了，孩子也该出来了吧？”

沈贵虽然没经历过接生，却也听老一辈人说过。此时见崔夙坐立不安，他只得解释道：“公主，这接生的事情就是说不准，甚至有时拖上一天一夜，不少产妇就是精疲力竭……咳，看奴才这张乌鸦嘴！”他狠狠给了自己一嘴巴，下决心不再多嘴。

但崔夙还是被这种说法吓了一跳，心中陡地浮起一个念头——以后要是她也有这么一天，岂不是要这样活生生被折腾死？

茶中的水倒了好几遍，喝在口中淡而无味。此时她终于隐约听到里面传来了一声微弱的哭声。她的手不由一抖，险些把滚烫的茶水倒在了手上。手忙脚乱地把茶杯搁在桌子上，她急匆匆地往后头奔去，才靠近暖阁就看见一个宫女匆匆开门。

“生了生了，是个皇子！母子平安！”

崔夙心头一块大石落地，禁不住双手合十道了一声阿弥陀佛。正当她满心欢喜的时候，外头留守的沈贵突然三步并作两步冲了进来：“公主，丽景宫传来消息，陈淑妃也似乎要生了！”

这是怎么回事，所有的事情全都凑一块儿了？崔夙见一个产婆眉开眼笑地抱着孩子出来，连忙上去看了一眼，见眉眼都和皇帝像得很，便吩咐沈贵重重打赏，又命两个稳当的仆妇安排接下来的一应事宜，自己则匆匆披上油衣穿上木屐往丽景宫赶去。

然而，紧赶慢赶到了丽景宫，她便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陈淑妃难产，

如今大人和孩子全都危险重重！

瞪着面前那个连连请罪的御医，她气急败坏地问道：“好好的怎么会难产？”

“公主息怒，淑妃娘娘骨盆小，腹中胎儿却大，如今都看得见头了，就是出不来。”那御医急得满头大汗，见崔凤脸色阴沉心中更是忐忑，“下官两人日日为淑妃娘娘诊脉，淑妃娘娘情绪也一直还好，那时候就发现了此事……”

“既然发现了，为什么不尽早回报！”

“是淑妃娘娘不让下官说的，她说这是打她娘亲那时候就有的毛病，次次都是顺产没出过差错。下官寻思也不是骨盆小都会难产的，所以也就没有在意，谁知道……”

“好了，你不用说了！”崔凤觉得一口气堵在了胸口，厉声喝止了那御医的絮絮叨叨。她和陈淑妃不睦是事实，但是，眼下无论怎么样，她都不想再出现什么纷争。沉吟再三之后，她便沉声道：“你们再想想办法，尽量保住大人和孩子，如果实在不行……那就先保大人！还有，通知魏国公的人已经派出去了么？”

旁边侍立的一个太监连忙说道：“已经派人去请魏国夫人了，大约就快到了。”

而那御医却脸色犹豫：“公主，你刚才说，先保淑妃娘娘的性命？”

“这么简单的话我不想重复第二遍！”崔凤狠狠瞪了那御医一眼，声色俱厉地道，“如果里头的陈淑妃出了什么事……”

一句话还没有说完，那御医便三步并作两步往里头冲去，丝毫顾不得什么血光之灾。而崔凤怔怔地站了老半晌，方才无意识地坐了下来。难怪有人说生产是女人最大的关口，以前陈淑妃是何等的放恣，现如今如果弄得不好，竟可能没命？也不知沉思了多久，外头忽然传来了阵阵喊声。

“蔓儿，蔓儿！”

一个中年妇人在两个宫女的搀扶下冲了进来，她根本没有朝崔凤瞥上一眼就急匆匆地往后头冲去，却似乎被人拦了下来，声音愈发高昂急促：“你们放我进去，那是我的女儿！蔓儿，你听见了没有，娘来看你了，蔓儿！”

崔凤情知那是魏国夫人，却看不得她这样大吵大嚷，更不想因此而影响里面陈淑妃的情绪。她刚要派人阻止，便看见魏国公陈诚安出现在跟前。两人虽然在朝堂上打过几次照面，却始终没有说过话。此番再见，崔凤脸色微变，陈诚安同样面露尴尬。

“公主……”

“我刚刚已经吩咐过了，如果不行的话，便以陈淑妃的性命为优先。”





陈诚安脸色剧变，但最后还是平复了下来：“多谢公主体谅，只是蔓儿生性好强，未必会……我有三个儿子，却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我也不想她……”

尽管陈诚安如此说，但崔夙却觉得一阵荒谬好笑。陈诚安只认陈淑妃是自己的女儿，那么素纒呢？真不知道魏国府里还有没有其他像素纒这样身世的人。血统对于贵人来说，还真的就是这样凛然不可侵犯呢！

陈诚安亲自去把自己的夫人叫了回来，两人在前头坐立不安地等待着。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崔夙渐渐困了起来，最后只能用手支着头打瞌睡。就当她几乎这么睡过去的时候，后头忽然有一个小太监冲了出来。

“孩子终于生下来了，陈淑妃虽然产后大出血，但已经止住了，如今已没有大碍！”

陈诚安霍地站了起来，厉声问道：“那孩子呢？”

“孩子……一落地没多久就死了，是个女孩。”

“女孩……死婴！”陈诚安喃喃自语了一句，忽然大笑了起来。那笑声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悲凉和失望，在室内久久回荡不止。

看到面前女人那苍白的脸色以及涣散无神的眼睛，崔夙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这就是不久以前那个神采飞扬高傲跋扈的陈淑妃。她只瞧了一眼便不忍心再看，而旁边陈诚安那种茫然无措的样子更让她心中一沉。

魏国公陈诚安也老了！

太后的两位兄长都是命丧沙场，而魏国公陈诚安也是在战场上度过壮年，如今镇守各地的将领中，还有不少是出自陈家门下。尽管太后对外家的遏制使得这些人的位置都不算十分重要，但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蔓儿！”魏国夫人王氏仍旧在悲泣，两只眼睛已经哭得红红的，“你又何必这么傻非得把孩子生下来？要不是御医救治及时，你这条命就没了！”

陈诚安默立良久，终于上前把妻子拽了开来，随后低声道：“你就不要再说了。蔓儿也只是想保全皇上的骨肉，谁知道……这都是天数。蔓儿如今需要静养，你在这儿哭，还不如好好帮她调养。”

言罢他便转头看着崔夙，忽然深深一揖道：“公主，蔓儿如今身体虚弱，还请你允准拙荆在此护理，也好有个照应。”

虽然按照规矩，皇后生产的时候可以有母家亲人陪伴，其他嫔妃则只能是探视不能住在宫里。但是，太后当初还是贵妃的时候就破除了这条规矩，如今陈淑妃又是太后娘家侄女，以其母魏国夫人的品级留在宫中，并无不妥之处。

看着陈诚安那郑重其事的表情，崔夙深深叹了一口气，随后点点头道：“这

本就是应有之义，陈淑妃产后虚弱，便有劳魏国夫人了。如果有需要尽管和他们说，无论是药材还是其他供给，我绝不会容许有人留难。”

“多谢公主！”陈诚安强扯着夫人行礼，等崔夙离开之后，他怔在原地站了一会，突然撇下了满脸不得劲的魏国夫人，出门匆匆追了上去。

“公主留步！”

崔夙听得身后传来陈诚安的声音，立刻停下了脚步，转头望了过去。见人追了上来，她不觉有些奇怪，但见其人虽然气喘吁吁，脸色却很是严肃，便若有所思地屏退了从人。

“魏国公可是有事？”

陈诚安欲言又止，挣扎了好一会儿，方才低声问道：“公主，太后如今的病情是否不好？”

这是极其机密的事，再加上事关重大，崔夙只是一愣神便似笑非笑地答道：“太后只是身体虚弱需要静养，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再加上先前被气得不轻，一时没有好转罢了。魏国公所谓的不好，究竟是什么意思？”

陈诚安被崔夙的语气噎得一愣，但只沉吟了片刻，便又沉声道：“太后如何，我也不多说了。但是公主可曾想过朝堂的局势？藩王蠢蠢欲动不过是小患，他们都是被整怕的人，纵使有天大的胆量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但是，朝臣的反应却不可不虑。敢问公主，你如今虽然控制禁卫，并间接控制了侍卫亲军司和城外南北大营，但是，天下还有几十万军队，你可能全数握在手中？还有，治国始终是要靠士大夫的，你的公主府虽然门庭若市，但究竟有多少人是能用的，你可曾分辨过？”

听了陈诚安的话，崔夙并没有露出多少惊诧的神色。自己的短处自己知道，这些问题她也都考虑过。但是，目前她的时间太少了，人手也太少了，不可能兼顾八方，唯有一点一点经营。而且，陈诚安忽然一语点穿这许多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他是要……

崔夙一下子眼睛大亮，深深凝视了陈诚安一眼，展颜笑道：“魏国公的提醒，我都明白。眼下不是说话的地方，倘若魏国公真是有心提点，不若明天晚上到敝宅，我们秉烛夜谈如何？尊夫人和陈淑妃如今尚在悲痛之中，还请魏国公先去周顾她们。”

陈诚安闻言喜色顿显，连忙告辞而去。崔夙抬眼望去，只见那原本稍显萧索的背影忽然间又挺拔了起来，仿佛注入了无穷活力。

“老而弥坚，果然是不能小觑了他！”喃喃自语了一句，她便转过身来，淡





淡淡吩咐道，“去宣德殿！”

和延福殿一样，宣德殿也闭门谢客好几个月了，平日就连宫女太监都很少有外出，但凡月例供给都是别人送去。不到半日的功夫，这里的雪已经积起老高。

崔凤心中暗叹一声，不由想起昔日杜皇后驾临玉宸宫，答应她照顾豫如的情景。那一幕距今不到一年，如今情形却已今非昔比。皇后的父亲祁国公因为涉嫌贪赃、私贿将领再加上谋逆，已经被大理寺下狱。虽然如今尚未宣判，但结果已是定了。

皇帝当初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钱，而内库捏在太后手中，无疑是不能动的。皇帝在官面上的俸禄，一年只有四万八千两银子，看似不少，但做起大事来根本不够。作为皇帝名副其实的岳丈，祁国公便成了皇帝的钱库。皇帝若是无事，祁国公自然可以安享尊荣，可如今出了事，这位国丈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了替罪羔羊。

短短三年多的时间，他敛财达到了近百万两，而且其中一多半的流向到现在还没有查探出来。若不是太后如今尚在病中，恐怕就不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下狱审问，而是更加雷霆万钧的手段了，而这一切杜皇后连推说不知道都不可能。

崔凤身后的一个小太监上前敲打了好一阵，宣德殿大门方才缓缓打开了一条缝，探出了一张惊疑不定的脸。在看清外头的人之后，他立刻惊叫了一声。很快，两扇门打开，几个小太监慌慌张张地跑出来行礼，把一行人迎了进去。在他们看来，宣德殿上空笼罩的阴霾已经够沉重了，与其天天耗着，不如一下子压下来好。

兴许，这对于杜皇后来说，也同样是一种解脱吧？

第二十五章 鎮國平安



宣德殿东暖阁，杜皇后正一脸怔忡地坐在梳妆台前，呆呆地望着里面的那个人影。被禁足这数月来，她早就看穿了，她和皇帝是夫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又怎能责怪父亲处心积虑地为皇帝谋划，又怎能埋怨皇帝从来不和她商量这些事？

或许，皇帝登基后对她的冷落，也不过是做给外人看的。他们是夫妻啊，她怎会忘记，多少个早晨，他为她亲自画眉？多少个夜晚，他和她激情缠绵，相拥在一起沉沉睡去？那些宫中自命不凡的女人算什么，她嫁给皇帝的时候，她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想着想着，她顿时觉得心情愉快了起来，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最后才轻轻地一笔一笔在眉上描画，嘴角荡漾起一丝温情。正当她沉浸在故往的美好中无法自拔时，忽然听到了一个急匆匆的声音。

“皇后娘娘，公主来了！”

公主，哪个公主？她茫然转过了头，这才看见正踏进门的崔凤，手中眉笔顿时砰然落地，那丝微笑也变成了无穷无尽的惶恐。是了，她的夫君，她的良人，如今已经连延福殿都无法踏出一步，而始作俑者，正是眼前这个沉静的少女，这个她曾经以为可以拉拢的人！

“宁国平安公主！”她咬牙切齿地迸出了这六个字，忽然大笑了起来。直到笑得泪流满面，她方才渐渐止歇了笑声，一字一句地道，“不知公主殿下今日前来，有何贵干？”

崔凤没有计较杜皇后的疯狂，也根本没有在意那似乎另有含义的公主二字，只是微微屈膝行了一礼：“今日前来，是有两件大事要通报皇后娘娘。其一是陈淑妃产下一个女婴，但不幸生下来就夭折了，如今陈淑妃正在丽景宫静养，想必没有大碍。”

“夭折？”杜皇后冷笑了两声，这才起身走到主位坐下，慢条斯理地道，“真是可惜，倘若能一举得男，陈淑妃说不定能正位中宫取代我。如今在后宫中要



再找出一个家世和其他都符合太后心意的人，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吧？”

崔凤没有理睬杜皇后的冷嘲热讽，见她停住了话头，不动声色地继续说道：“另外一件则是喜事，玉宸宫任美人今日产下一男，算起来乃是皇上的头一个皇子。按照规矩，皇长子降生要昭告天下，我已经打发人去回报太后和皇上了，也来禀告皇后娘娘一声。”

“皇长子……皇长子！”

杜皇后脸色数变，挣扎了一会儿，突然失声痛哭了起来。倘若没有先前的宫变，那么，她将来就很可能顺理成章地将豫如的儿子作为嫡子养在膝下。她是祁国公的女儿、身份尊贵的正宫皇后，这个儿子就会成为太子，继而解决一切问题。可是，一切都完了，她当初走出的好棋，全都被皇帝和她的父亲破坏得一干二净。普天同庆……还有什么好庆的！

在宫女手忙脚乱地替她收拾干净后，她渐渐平静了下来，抬头漠然看着崔凤：“公主的意思我明白了。既然皇长子降生，那么任美人自然就不再是美人了。来人，去取纸笔来！”

宣德殿的宫女全都是伺候了多年的人，哪里会不知道此时的纸笔意味着什么，很快就有人把文房四宝和笺册取了来，小心翼翼地在书桌上铺齐，又有尚宫在旁边准备执笔。

“其他的你自己斟酌就好。总而言之，任美人诞下皇长子，晋封……贵仪！”

此话一出，不单单是崔凤吃了一惊，就连周围的宫女太监也全都面面相觑。四妃之下更有九嫔、九婕妤、九美人、九才人，这五等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宫妃。至于其下的宝林、御女、采女等等不过是比宫女高那么一点。然而，当初太祖皇帝定下后宫嫔御制度之后，继位的宣宗皇帝又在九嫔之中增加了贵仪、婉仪、婉容三个尊号，位在昭仪之上，用来在四妃之位都有人选的时候赏封后宫宠妃。现如今豫如虽然生下皇长子，却出身卑微，又非盛宠，这样的晋封就显得很不寻常了。

崔凤本能地问道：“皇后娘娘，这是否不妥？”

“有什么不妥的？”杜皇后轻笑一声，随手把那张绞得稀烂的帕子扔在了地上，“倘若不是晋妃位过于瞩目，我倒是愿意让她直接封妃的。如今也好，陈淑妃产下死婴，想必会一蹶不振，四妃之中其他三妃原本就空缺，这样一来，任美人……不，如今该说是任贵仪了，她就是后宫之中位分最高的嫔妃。宁国平安公主殿下，这下是否遂了你的心愿？”

见杜皇后回过头来，用一种疯狂和怨毒的目光盯着自己，崔凤没来由地感到一阵心悸。这虽然不是她的初衷，但她不想再和皇后理论下去。见那尚宫龙飞凤舞地写好了笺册，她便接了过来，称谢一声便带着随从准备离开。